

“造星”高手金铁霖 与学生一起进步

2022年11月15日,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金铁霖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在音乐界,金铁霖可谓名声显赫。作为声乐教育家,他提出的中国民族声乐应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成为民族声乐发展的方向。同时,金铁霖的一生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从歌唱演员到声乐老师

金铁霖1940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医生世家,但他从小却对音乐情有独钟。1960年,金铁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全国的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他也是该校在整个长春考区唯一录取的考生。之后,他师从我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开始走上专业的艺术道路。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习,让金铁霖打下了扎实的艺术功底,带给了他受益终身的收获。而在学好自己课程的同时,金铁霖很擅长分析同学或者某个声乐演员的唱法,经常琢磨这个音他们是怎么唱的,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沈湘教授发现了金铁霖的与众不同,有意引导他往声乐教学方向发展。这种因材施教让金铁霖在艺术上突飞猛进。1963年,尚在中央音乐学院读大三的他就已经开始带学生了。大学毕业后,金铁霖被分配到中央乐团,成为了一名职业歌唱演员。他演唱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等诸多歌曲被大家所熟知。同时,他仍然兼任声乐教学的工作。

“我挺喜欢听别人唱,看别人表演,对别人唱得是好是坏,我也喜欢动脑子考虑考虑。”多年前,金铁霖曾表

示,自己对声乐教学有天生的兴趣。“我是唱男高音的,但不管是男声、女声,高音、中音还是低音,我都喜欢听,很喜欢琢磨不同唱法的演唱技巧,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后来就从事了老师的工作,我就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独树一帜的“金氏唱法”

在长期的民族声乐教学实践中,金铁霖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民族唱法的教学道路,推出了独树一帜的“金氏唱法”。

上世纪60年代,金铁霖被纳入“样板团”,原本学习西洋声乐的他,开始每天跟着京剧老师吊嗓子,学习用中国传统京剧的唱法发声。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学习,金铁霖对经典“样板戏”非常熟悉。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令他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于是,他开始思考,西方声乐有自己的规范性唱法,而中国传统唱法是否可以融合中西方的发声方法,唱出既可以代表中国,又能被其他国家接受的声音。

带着这个问题,金铁霖在民族声乐之路上不断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金铁霖认为,新的民族声乐应该是一种融合的声音,既有中国传统唱法中真声的明亮,便于表现我们自身的民族语言,又应该有美声的柔和、圆润和高音华彩,而且没有明显的换声痕迹,这样,就能使中西方音乐得到最大程度的完美融合。

1981年,金铁霖告别闪光的舞台,进入中国音乐学院,专注于教师工作。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民族唱法的教学道路。1985年起,

他先后担任声乐系副主任、主任;1996年至2009年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金铁霖提出了中国民族声乐应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这给我国民族声乐教育以崭新的学术定位并作为民族声乐发展的方向,他为此做出了大量开创性的努力;他创建的民族声乐“七字标准”即“声、情、字、味、表、养、象”,为民族声乐人才的选拔、培养及民族声乐比赛的评判奠定了客观的标准;他辩证地提出了声乐学习三个阶段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完整的、富有创建性的、行之有效的教学理论。同时,他将歌唱训练特有的“启发式感觉教学”进行了完善和创新,使声乐教学活动变抽象为具体,化繁难为简易,从而能够在短时期内解决声乐训练中的诸多技术难题,获得了高层次声乐人才的高成才率。

一生桃李满天下

从教的半个多世纪里,金铁霖培养了众多声乐表演人才,阎维文、张也、戴玉强、吴碧霞等著名歌唱家都曾跟随他学习。金铁霖非常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并因材施教。

“金老师无论是眼界还是思想上都比较开放,对学生的发展不拘泥于一个固定的模式,他很支持学生自己的创意和想法。”1999年,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被保送到中国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金铁霖。她回忆说,自己当时想做中西声乐艺术研究的尝试,想边学民歌边学美声,就把这个想法和金老师说了,他非常支持。“金老师建议请中央音乐学院的郭淑珍教授

做我的美声唱法导师,金老师还主动请郭淑珍老师吃了三顿饭,说服郭老师来带我,我非常感恩。在我们艺术行当里很注重师承关系,金老师能有这样的胸怀去接纳学生求知的渴望,甚至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学生实现理想,这非常了不起。”

金铁霖在专业上严格要求学生,但是在学生眼里,课堂氛围却是轻松愉快的。吴碧霞透露,“金老师的课堂很阳光,上课的时候,并不是死板的老师说我唱,而是在交流中完成的,很轻松愉快。”吴碧霞透露,金铁霖的教学很有方法,“他会把自己研究的理论在黑板上通过人体结构图标注出来,时刻警示学生们注意在歌唱中调节。”

晚年的金铁霖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吴碧霞去年还在学校里见到金铁霖,“当时他正在去琴房的路上,我扶着他一起走到大教室,边聊边走,他去给学生上课。教室的黑板上写着他对声乐的理解。他说话很慢,眼睛里满含着期待,很开心看到自己的学生。”

作为一名潜心耕耘大半辈子的教师,金铁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无私的爱。即便学生早已毕业,金铁霖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成长,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骄傲自豪。

金铁霖生前曾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声乐教学生涯,感触最深的,并不是多年来桃李满天下带给他的光环和成就,而是从学生身上收获的自我成长。“从带学生到现在,他也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大家都在进步,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学习。”他说。

据《北京青年报》田婉婷/文

和两位“皇帝”谈往事

金焰和舒适这两位电影表演艺术家,都是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同事。特殊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和两位“皇帝”同居一室。金焰是20世纪30年代影迷评选出的电影皇帝,舒适在40年代末演了《清宫秘史》中的光绪皇帝。

在电影厂里,大家都称金焰为“老金”,叫舒适是“阿舒”,所以我也就这么称呼他俩。这时老金拿出香烟,我一看是“生产牌”,那时只要八分钱一包,是最低档的香烟。金焰忙说:“我的烟很差,不请你了。”随后,金焰拿出一个小钳子,从一包香烟中钳出一支,动作很优雅。因为那时还没有过滤嘴香烟,这样取烟可以卫生一点。尽管那时工资已被扣发,但金焰仍保持着以往抽烟的习惯。

我们住的这间房晚上非常安静,听两位老大哥闲聊,是我最快乐的享受。

我曾问过老金,刘琼走上银幕是不是他介绍的。老金回答,他和刘琼是因球结缘,两人兴趣爱好很相投。刘琼原在政法大学求学,平时喜欢戏剧,金焰就介绍他进了联华影业公司。

刘琼初次上银幕,是在孙瑜编导的《大路》一片中,金焰是主角。刘琼那时演的都是些小角色,慢慢地经过他自己的努力,终于能够演主角了。舒适插话说,其实演艺界很多人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阿丹(赵丹)、胡蝶等也都是从演小角色起步的。

我对老金说:“你做了一回伯乐,

成就了一个群众喜爱的演员刘琼。”老金说:“其实,我也是通过田汉、孙瑜等几位的帮助才走上舞台和银幕的,那时我也是从跑龙套开始,我还当过场记。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上海,住无居处,是刘琼让我住到他家里,后来又经过他的介绍,我和秦怡结为伉俪。因此,我和刘琼是终身的知己。”

金焰是上影演员剧团的第二任团长。他说,50年代是上影演员剧团最繁荣的时期,那时真是人才济济、名家云集。单就女演员来说,被誉为影坛“四大名旦”的白杨、张瑞芳、舒绣文、秦怡都在上影。

我曾问过老金:“听说你和白杨、赵丹、舒绣文四位一开始就定为一级演员,是这样吗?”

老金告诉我,起初并没有一级演员,他们四个人都定为二级演员。直到1956年,为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原来的四位二级演员升为一级,其他级别的也相应提高。一级至三级演员相当于正教授级,四级至六级相当于副教授级。

有一次,我们谈到了打猎的话题。老金告诉我,那是20世纪30年代时,自己年轻好动,有空闲就下乡去打猎,打到了野味就带回来与好友分享,郑君里、刘琼、张翼、韩兰根都是来品尝野味的常客。

不久,上级通知我和舒适回到原来的大房间去,金焰也搬到另一个房间去住了,三人就此别过。

据《上海滩》梁廷铎/文